

# 民国桃花

**一条古老的河流辽阔而悲壮的两岸  
一个美丽的女人曲折而精彩的一生**

**马 伟**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赌约，定下了一代人的姻缘，却牵绊了两代人的情仇；一个女子的爱恨，坎坷了她的一生，也书写了一段别样的故事。她在移风易俗的年代里认识到了自由，在上辈的恩怨里追求着真爱。她在自己表面风光却名存实亡的婚姻里任性放纵，不料带来的却是无尽的悔恨和无奈。面对自己挚爱的家乡，面对曾经荒唐的岁月，她幡然醒悟，却在弥补的路上痛失爱人；面对爱人的遗愿，面对国家的危难，她又在伤痛中重新振作，实现自己毕生的理想。她的生命里永远铭刻着家乡小镇带给她的明媚与幸福，但她的命运里却也背负着数十年前的家族情仇。当一切归于平淡后，又是怎样的纠葛，让她明白生活中一切都逃不过命运的安排。待到桃花满镇时，虽然风景依旧，却已物是人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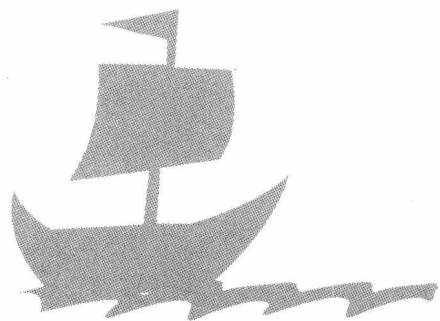
**中国的飘·纸上的乱世佳人**

# 民國桃花

---

马 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桃花 / 马伟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8

ISBN 978 -7 -5034 -3471 -6

I. ①民…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6267 号

---

责任编辑: 马合省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http://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9 字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第一章	汉水桃花 .....	(1)
第二章	儿女初恋 .....	(15)
第三章	风波骤起 .....	(29)
第四章	汉江赌约 .....	(41)
第五章	才子佳人 .....	(53)
第六章	章常联姻 .....	(74)
第七章	鸳梦难成 .....	(92)
第八章	情归何处 .....	(103)
第九章	世事茫茫 .....	(116)
第十章	情迷汉口 .....	(126)
第十一章	祸从天降 .....	(141)
第十二章	生死两难 .....	(159)
第十三章	情天恨海 .....	(169)
第十四章	至情至性 .....	(183)
第十五章	苦海无边 .....	(191)
第十六章	何处是岸 .....	(200)
第十七章	祸福无常 .....	(215)
第十八章	冤家难断 .....	(234)
第十九章	情债难了 .....	(255)
第二十章	汉水悠悠 .....	(274)

## 第一章 汉水桃花

汉水对桃花镇真是太慷慨了，它在桃花岭下拐了个大弯，留下一片大回流和一眼望不尽的良田沃土，这才恋恋不舍地向下流去。从这里乘船去汉口，顺风顺水，只需一两天的航程。

桃花镇自古就是远近闻名的水码头，四邻八乡的货物都是从这里输往汉口的。那些出关中经襄阳顺流而下的平顶船、三帆船，沿汉水上行的双桅快船、乌篷小船、江浙快船、双跨船，以及汉沔一带那平头翘尾的倒把子船、麻秧子船、舵龕子船，还有那些来无来处、去无去处的兰舟画舫等等，都知晓这里有个风景如画的桃花镇，桃花镇出产一种家酿的米酒。那些经年漂在水上的船工谁不喜欢在这过上一夜？镇上女人温柔多情，跟这里的桃花酒一样醉人。

咸丰年间，从汉口溯江而上的一些洋人也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便向当地官府征下桃花岭伸向江边的一条腿，在上面盖起圣心会教堂，与桃花岭上的桃花庵遥遥相望。可是最初威尔逊和哈德森两任堂牧在这里先后经营了几十个年头，教民也寥寥无几。直到光绪庚子年后，洋人走了，一位名叫何桑的华人教士取代了洋人，这座江边的小小教堂才开始有了一些生气。

据说何桑是被洋人养大的孤儿，虽说早已是个无可挑剔的标准圣徒，可身上到底还是流着中国人的血。他到任不久便自作主张，废除了那些令人生畏的老规矩，使那些不知《旧约》《新约》为何物的乡下人，也陆续走进了教堂。教堂成了镇上的新闻发布地。一身白衣教袍的老何桑一边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边告诉乡民说：“老佛爷准备退位了，光绪帝就要亲政了……”

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却并不关心老佛爷，也不在意光绪帝在

京城亲不亲政；京城离他们实在太远了，他们只是敬重何桑。神父何桑虽自称是天主的奴仆，但却像菩萨一样悲天悯人。他不仅把上帝福音、虔诚和爱带到汉水岸边的这个世俗小镇，还千方百计从汉口募来许多药品，救治过不少乡亲。

至今想来，老神父何桑还有更大一功德，他把乡下四处疯野的孩子召集到教堂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向他们描绘地狱和天堂。镇上孩子都是从这里发蒙的。在这座小小的教堂里，他们不仅学会了“人之初”和“赵钱孙李”，还学会了“主啊，请宽恕我们吧，阿门”。

这里虽然教堂与寺庙相望，上帝与菩萨共存，但是镇上人们最敬畏的还是流过门前的这条大河。他们的生老病死都在河水里，他们的吉凶祸福也在河水里。绵绵汉水从秦岭迤邐而来，一路上千曲百回，万般情怀，汉水的潮起潮落，才真正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每年初春时节，草长莺飞，汉水犹寒。岭上蛰伏了一个冬季的野桃花，却蠢动欲醒，仿佛眨了眨眼，忽然在枝头无声地绽开了。满处一团一团的妖娆，一簇一簇的锦绣。那柔腻的花瓣好似与春同行的使者，东飞西舞，镇里便氤氲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清香。这桃之清香无孔不入，或许还是花魂精魄也说不定呢，看它如同幽冥仙子攻城略地，不经意间攻进世人的五味七窍，还占据了人们的心。纷纷扬扬的花瓣飘洒到江面，那满满一江桃花春水，似乎也跟着骚动起来。

桃花是季节的信号，也是女人传情的暗语。镇上的女人谁个不喜欢桃花呢？那小花骨朵儿刚在枝上绽出粉嫩的青芽，她们就已经性急地褪去那身臃肿的棉衣，河滩上下便满是她们俊俏的身影。一两场麻纷纷细雨过后，桃花忽然开成一片，她们的头上身上就沾满花瓣，连眉梢眼角也像醉了桃花酒似的温婉如酥，那满腹的心事也便袒露无遗了。

还有河边那些健硕的洗衣妇们，她们也会在鬓角插朵桃花或是在衣襟上掖枝桃花，还把衣袖裤管挽得高高的，故意露出白生生的胳膊腿来，浑然不怕刺骨的江水。她们一边用力揉搓衣裳被单，一边不晓得跟哪个嘻嘻哈哈地撩拨调笑，惹得那些行船汉子一路过这

里，便忍不住吆五喝六地大呼小叫，恨不得扑进桃花水，醉死在温柔乡里……

“待到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乡下的女子日里砍柴挑水、洗衣做饭，夜里纺纱织布、纳底做鞋，莫看一个个粗声大气的，可谁个不是直心热肠？若是真遇上那么一个可依可靠之人，她们胸中的情义一点也不会少。要说泼辣大胆，倒也有几分直率动人，不像城里那些识文断字、知书达理的女子有着诸般的顾忌和讲究。

人们都说桃花镇最好看的女子当然是秀媚，人们至今都还记得秀媚那美得让人心动的模样。自从十多年前，桃花货栈那位掌柜常茂林从王天保手里打赌赢回了她，把她娶进那所深宅大院，秀媚就真的做起常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几乎不再抛头露面，就连货栈里的伙计一年也见不了她几回。常家大院那段惊心动魄的轶闻旧事，至今还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

常茂林之所以成为镇上首富，当然是靠他自家有船，有两条专跑汉口的双桅快船，但主要还是靠他大哥常茂盛在汉口的太古洋行做襄理，垄断了汉水上下的生意。方圆百里的粮食木材、猪皮猪鬃、药材特产都是经由他桃花货栈运去汉口，又从汉口运回食盐牙粉、洋油洋布什么的，这才使得桃花货栈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常茂林也因此成为这一带无人不知的大财主。

然而镇上的人们一直都说得不太明白，虽说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可王天保为何要辛辛苦苦替常老爷掌管着船队，为他风里雨里，寒来暑往，又卖力又卖命，一干就是十年二十年。

这其中的秘密，只有赵家明才晓得，因为他和常茂林、王天保从小就是光屁股的玩伴，长大又是一起跑船走水的好兄弟。赵家明自然晓得王天保跟那秀媚从小就是青梅竹马，两人心里早就有了那个心思。秀媚不仅性情柔顺，而且确实也长得太美了，美得不能不让被当做大哥的常茂林心猿意马，只是碍于兄弟情义，才没撕破脸来跟王天保争夺。

常茂林心机很深，在汉水河滩一次惊心动魄的豪赌中，终于如愿把秀媚赢到手。天保不服，再赌，却把自己也输了，跟常茂林跑

一辈子船。常茂林一赌定乾坤，不仅名正言顺娶得美妇归，还把汉水最好的船老大拴在了自己身边。

也许是因为愧疚，常茂林之后便将他的船队全都交给王天保打理，工酬也待他不薄。人们私下议论说，秀媚本来就是看上了常家万贯家财，哪有凤凰不想占高枝的？还有的说，常老爷就是个笑面虎，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大动手脚，才在那盘生死赌局中占尽了便宜。

王天保赔了夫人又折兵，虽然输得很惨，但却一言九鼎，信守赌局中的那句诺言，一直尽心尽力为常家掌舵领航。十多年来，常家从一条小小的单桅船变成两艘双桅宽体大船，只是王天保一直寡言少语，对打赌那事更是绝口不提，跟常茂林的兄弟情分，自然也就没了。

王天保后来娶了赵家明的表妹赵家翠，不久就养了个大胖小子，取名汉生；常茂林跟秀媚生了个女儿，夫妇俩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金贵得不得了。常府三代男丁盈门，茂林他大哥更将桃花镇这个新添的小侄女，当做上帝送来的龙胎凤种，还专门跟孩子取了个带洋味的名字，叫做常丽莎，许是想今后送往英格兰深造，为他们常家培养个标准的贵族淑女来。可常茂林嫌常丽莎这个洋名叫得不顺口，又跟女儿起了个又雅又俗的小名，叫娇娇。

娇娇跟她娘一样，也是个人见人爱的美人坯子，从小穿的戴的又都是汉口最时兴的洋货，比那画上描的洋娃娃还招人疼爱。镇上男男女女又羡慕又眼热，他们总是指着娇娇恭维常茂林：“我说常老爷啊，你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哟！你看娇娇这伢啊，只怕是天上的小仙女下凡吧！常老爷起的这名字儿好呃，有福气咧！要不娇娇，啧啧，也不会一下掉到糖罐子里头啦！”

每逢此时，常茂林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线。除了万贯家财外，让他这辈子最赏心、最惬意的，怕只有这两件事了，一件是娶了秀媚这样个有德有貌的贤惠女子做老婆，另一件就是上帝赐给他的这个宝贝女儿。

有她爹顺着宠着，有她娘疼着爱着，娇娇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除了天上的星星，没有她得不到的东西。每隔一段时日，她汉口的大伯还会用小轿车把她接去玩上个十天半月。镇上的大人小伢都晓得，只要那辆气派非凡的轿车停在常家大院门前，那准保是娇娇又要下汉口了。

娇娇有这么多人宠着，宠来宠去也就宠出了她那心高气傲、刁蛮霸道的个性，不仅让自己如花似锦的一生留下了无穷的悔恨，也给爱她和不爱她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苦难。这是后话。

日子过得最苦的要数赵家明了，他老婆生下贞贞和小水一双儿女后，便染上肺癆一病不起。几年下来，家明愁得头也白了，背也驼了，早早便有了衰颓之相。他常抱怨说，老天爷为么事这样不公，非要让穷愁病苦这四样最不好的东西，一起落到他的身上？

日子一久，赵家明也就麻木了，干脆酒葫芦不离身，天大的忧愁也就忘在脑后，家中大小事情全赖天保夫妇帮衬，才硬撑好些年。除汉生外，赵家翠后来又添了江生和水生，三个半大小子在饭桌上个个如狼赛虎，谁也不让谁。表嫂下世后，做姑姑的将表哥孩子领回家，两家干脆合在一起过。贞贞、小水跟天保家三个小子，从小就嘻嘻哈哈滚在一起，如一娘同胞般的亲。

可惜赵小水这个遭孽的伢，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是个睁眼瞎，虽说也有一对漆黑明亮的眸子，偏就是个摆设，啥也看不见。可怜这孩子从小就没见过家人模样，也不晓得世上还有红花绿草，还有雪白的云彩和蔚蓝的天空，只是用耳朵感受着山川河流、天上人间，只有在永恒的黑暗中分辨着身边的人声狗声、风声雨声……

赵家明随王天保一起跑船的日子，贞贞和小水就住表姑家里。小水在饭桌上吃不过王家那三头小狼，做姐姐的就从碗里悄悄拨出些给他。贞贞从小就懂事明理，尤其心疼这个瞎子弟弟。小水所感知到的所有人生温暖，全都来自姐姐，姐姐不仅是他的眼睛，更是他生命的维系。

贞贞腼腆乖巧，从不多言多语，很讨人喜欢。自打娘死了以后，贞贞就成了表姑的好帮手，不仅要帮着照看几个小弟弟，还要养鸡喂鸭晒鱼干。街坊四邻有时打趣说：“贞贞这样能干法，以后干脆就

跟你表姑当小媳妇算啦！”每当听到这样的闲话，贞贞的小脸就会飞起一片酡红，跟三月的桃花一样好看。

桃花镇最热闹的时候当属龙舟会了，不晓得哪辈子传下的习俗，每逢五月端阳，常家大院便会拉起一支精壮的龙船队向其他几姓挑战。这种又斗力又斗智的龙船会最初缘于常王两姓间的一次打赌，后来慢慢演化为相互夸耀实力的一种社团娱乐。不过最近几年的龙船大赛，常王两姓不晓得为什么，又开始暗中较上劲了。

那位常家千金娇娇最喜欢端阳节了，端阳节不仅可以吃粽子、戴香囊，而且最让她向往的是，她和王家那叫汉生的小男孩准保会被挑出来当龙舟会的金童玉女。当金童玉女不仅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让那些精悍的彩衣汉子抬在肩上，敲锣打鼓在全镇周游一圈，还分别安置在双方待发的龙舟上，像模像样地充当舵手。当锣要敲破、鼓要捶烂的时候，两只龙舟便如离弦之箭拼命向前划去，暗地里都恨不得把对方船撞翻，就差没用桨打起来。船头那一男一女两个俊美的孩子，则在震天的锣鼓和呐喊声中，早已经如痴如醉，飘飘欲仙了……

大概是由于金童玉女的原因，娇娇就觉得与汉生有了一种天然的缘分，偏就喜欢跟他亲近，大人的恩怨是非他们不管，也不关他们的事。有一回她大伯又派轿车接她去汉口，她却非要把汉生喊上一一起去，她爹自然不答应。娇娇便又哭又闹，再不肯上车了，一边闹还一边恨恨地叫：“鬼大伯家有么好玩吵？没得汉水，没得桃林，又没得汉生！”

娇娇偏要跟汉生一起玩，哪个说她都不行，两家父母为此磨破了嘴皮，伤透了脑筋。后来，大人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去说，心想等他们长大了，懂事了，也就好了。

桃花镇的这些伢们从小就野，春天掏鸟窝，冬天挖鼠洞，夏天则下河逮鱼捉虾摸螺蛳壳。桃花岭下的那片大洞流，水浅流缓，这里生长着一种头小肚大的三寸丁鱼，镇上人们叫它蹦蹦鱼。蹦蹦鱼平时都钻到水底泥窝里，可只要下水一赶，它们就会争先恐后地蹦出来，迎着来人在水面一蹦一蹦的，正好蹦进人们装鱼的竹箴篓子。

蹦蹦鱼不仅傻，好捉，而且还肉多刺少，鲜美无比，尤其是晾晒后用当地特有的秘法腌制成鱼干，香而不腻，咸而不伤，越嚼越有味道，不论是荒岁饥年还是丰裕富足的日子，那都是家家户户佐餐下饭的一种美食。

每年春秋两季，蹦蹦鱼就会游到汉水这片大洄流里来产卵。鱼儿产卵的时候，渔民是不准撒网的，可孩子们下河摸鱼则不受限制，那便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汉水泡大的伢们个个水性非凡，这一条清澈透亮的水流，就是他们快乐的游乐场。桃花镇这拨孩子当中，娇娇跟汉生从来都是最出众的，他们不仅模样出众，性情出众，上树掏鸟、下水摸鱼也总是那样引人注目。端阳刚过，娇娇就已经跟汉生他们一起跳到河里扎猛子了，她钻进碧绿的水里就像灵巧的美人鱼儿，愈发显得婀娜多姿，引得过往的船工停下桨来大声叫好。娇娇也便愈发得意，故意朝汉生夸张地咯咯笑着，还把水花拍得泼啦啦地乱响……

常老爷一点也看不上王家那小子，可他宝贝女儿偏就喜欢捧着汉生玩。娇娇有许多从汉口带来的稀奇东西，不管是新潮的点心，还是精致的玩具，她都要瞒住她老爹，从屋里不声不响摸出去，跟汉生躲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一起快快乐乐地分享。而且她总会想出一些有趣的花样来，把个汉生迷得昏天黑地，常常忘了吃饭睡觉，总要让贞贞跑遍河滩、桃林，满处去喊。

娇娇只是见不得贞贞，不喜欢她跟汉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不喜欢她总是牵着个小瞎子脚跟脚地跟在后头，更不喜欢她非要一声声喊着汉生哥。贞贞为这不晓得受了多少冤枉气。

不晓得哪一年的秋天，正是大雁南飞之时，天上也不晓得为何掉下来一只受伤的黑天鹅。那黑天鹅正好落在河滩上，落在贞贞脚下。孩子们不晓得那是个什么东西，都好奇地围拢来。

“这是什么呀，黑糊糊的？是鹅还是大鸭子呀？”一个孩子迟疑地问。

“不像鸭子也不像鹅……我家养的大白鹅也不像这个样子啦！”另一个稍大些的孩子说。

贞贞抱起那只不知名的黑毛红嘴飞鸟，轻轻拉开翅膀，拨开羽毛，看见它的长腿染了血。她心疼地说：“唉呀！看，它咋受伤啦？”黑天鹅哆嗦了几下，闭上了它那美丽的红眼睛。贞贞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她轻轻抚摸那沾满泥沙的羽毛，好像受难的是她自己。

正在河边的老神父何桑看见了，他在胸口画着十字，几乎要喊叫起来：“天哪！我的主呀！这不是、不是小天鹅么？”

“啥？小天鹅？神父爷爷，啥是小天鹅呀？”

“小天鹅不是鹅，是天上飞的天鹅！看，它还有一身又黑又亮的羽毛咧，多美、多好看哪！”

“天上飞的天鹅？那我家养的大白鹅，为啥就不会飞呢？”

“你家大白鹅，哪能跟天鹅比呀？黑天鹅可是世上最珍贵的一种飞禽啊！”

“那它为啥事掉到这里了呢？”

“这黑天鹅原本生在黄河以北的，每年都要飞去温暖的南方过冬。唔……我猜，这黑天鹅啊，只怕是跟它妈妈一起往南方飞的时候，不知怎么就受了伤，这才掉下来的。”

贞贞轻轻拂去黑天鹅羽上的泥沙，又抱在怀里亲了亲，仰起小脸对老何桑说：“神父爷爷，那咱们跟它把伤治好，让天上飞的天鹅，再飞上天去，去找它的天鹅妈妈，好么？”

贞贞跟神父爷爷回教堂帮着给黑天鹅抹上药包扎好，准备抱回家，好好养着它。可半道上不晓得娇娇从哪里钻了出来，她拦住贞贞说：“站住！这是我家的鹅，还给我，快还给我！”

“不是！你家有天上飞的鹅么？神父爷爷说过了，这是天上飞的天鹅，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娇娇蛮横地说：“你再说？就是天上飞的天鹅，也是我家的！快、快还我！”说着动手就抢。

贞贞一边急着分辩，一边转身就跑，娇娇就在后面嚷着追。跑呀跑啊追呀追，小水却跟在后面跌跌撞撞地摔倒了，趴在地上伤心地又哭又喊。贞贞稍一愣神，不想怀里的黑天鹅硬是被娇娇一把给抢走了。

贞贞扶起弟弟，抹着眼泪去教堂找神父爷爷：“天上飞的鹅被娇娇抢走了，它会疼死的……”老神父深深叹了口气，摸着小姐俩的脑袋连哄带劝地安慰她说：“莫哭莫哭，不要紧，不要紧！好孩子，黑天鹅是天堂里的神鸟，它是不会死的。哪个欺负了它，上帝会惩罚他的。”

后来，这只黑色的小天鹅到底是死是活，谁也不晓得了。再到后来，贞贞也就忘了这事，只是再也不想跟这个又野又霸道的富家女说话了。

娇娇的娘老子却从不担心自己姑娘会被人欺负，常家大院那只护院看家的黑豹，就是娇娇最可靠的保镖。黑豹不是豹，是常家的一条狗，只是长了一身黑色的豹斑。黑豹不仅勇猛剽悍，还极忠实，娇娇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小主人不喜欢贞贞，黑豹也是见了贞贞就汪汪地叫。看到贞贞被黑豹吓得连连倒退，娇娇总会开心地大笑。

贞贞受了欺负就想唱歌，喜欢唱歌倒也罢了，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歌都是她跟弟弟小水学的。小水虽说啥都看不见，但却眼睛心不盲。更怪的是，他不到六七个月便会开口说话，会说话后，又无师自通地会唱许多小曲。不管是前朝的船歌民谣、俚曲道情，还是流传这一带的天沔花鼓、西路花鼓这些汉腔楚调，但凡过去有人唱过的玩意儿，只要你能跟他起个头，他都能咿咿呀呀地张着嘴唱下去，镇上的人们对此无不啧啧称奇。

更奇的是一次雷暴过后，这睁眼睛竟又添了桩令人瞠目结舌的本事：他能猜透天老爷脾气，说下雨下雨，说刮风刮风，不晓得几神！这不跟有鬼一样？刚开始小水跟人说，明天会下雨的，大家没人在意，后来灵验了几回，人们这才信了。老神父说这孩子有异禀，会预感，不是星宿便是先知。那些给他看过相摸过骨的游方术士，也说这伢骨骼与常人不同，并言之凿凿地向人预言：“你们千万莫小看桃花镇这睁眼睛咧！信不信？太上老祖跟我说过了，这小瞎子呀，绝非寻常之辈，日后必成大器，必成大器呀！说不定哪，还是天上的金蝉子脱胎转世哪！”

么太上老祖叻，还金蝉子咧？不过一个瞎眼的小伢，能有个么出息叻？他爹赵家明却一点也不信，他只信他那不离身的酒葫芦。但发生在水小身上那些稀奇古怪的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远近近的人都晓得了，都说桃花镇上出了个能呼风唤雨、通灵过阴的小瞎子。

贞贞相信她弟弟是天上金蝉子脱胎，并非凡人。闲下之时，贞贞就跟水小坐在教堂门前的石梁上唱歌。他们朝着河里的流水唱，朝着河里的鱼儿唱，还朝着河里的船儿唱。他们忘情地唱呀唱呀，只要一唱，贞贞那满肚子的不快，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们唱的曲子，河边的洗衣妇喜欢听，行船的船工们喜欢听，就连神父爷爷也喜欢听他们唱的《渔家曲》和《汉水谣》。老神父常常坐在教堂门口，静静地欣赏两个孩子一尘不染的童真，好像欣赏一幅上帝的杰作。只有娇娇一听见他们唱歌就无来由地生烦，便让黑豹蹿上去咬。

娇娇总是这样无缘无故欺负贞贞，只有神父爷爷才晓得贞贞这个没娘的孩子到底受过多少委屈，因为每次他教孩子念书写字或是讲故事的时候，娇娇总是嚷着非要把贞贞从汉生身边赶开不可。这时神父爷爷就会牵着贞贞的小手，还有她那瞎子弟弟，把他们牵到自己身边坐下，在贞贞挂满泪珠的腮边悄悄抚慰上几句。

离桃花渡口不远之处有片荒无人烟的河汊沙洲，河边漾着荇藻，岸上芦苇丛生。每当涨水之时，这片沙洲就会被淹掉，水退之后又冒出头来。沙洲无人居住，只是长满垂柳、紫槐和许多叫不上名的荆棘杂树。最大的要数耸在江边的那株怪树了。这株老而又老的大树不仅躯干如铜，叶阔如掌，而且虬枝柯杈，纵横交错，树冠大得荫天蔽日。

镇上没人能说清这是株啥树。每年开春，这株不知多大岁数的老爷树更会从新发的枝丫上，垂下无数绿油油的藤萝来；一到夏天，却又都变成白色了。从船上远远望去，倒像河边站着个经磨历劫的白胡子老头，于是桃花镇的人便把这株怪树都叫树公公。树公公在这一带不仅有名，还很醒目；看见树公公，就晓得桃花镇到了。

不晓得为么事，娇娇就是喜欢这个古怪地方。她和汉生两个常

常避开其他孩子，溜来这里攀上树公公，揪住它的白胡子打秋千；或者爬上树公公肩膀，用自己做的胶皮弹弓专打河里行船，还故意扯起喉咙惊声怪叫。树公公用它那稠密的枝叶深深地掩住了这两个胆大包天的伢。看见那些船工不住地朝这边张望，就是望不见人影，他们心里就快活极了。

“汉生，你说这树公公是不是个神仙？”娇娇坐在树杈上问道。

“神仙？瞎说！树公公就是树公公，么样是神仙？我娘说的，这树还怪得很咧，连名字都没有，要不然么样叫它树公公？”汉生一本正经地回答。

“么怪树叻？树公公就不是树，就是神仙嘛！我娘说的！”娇娇想起她娘跟她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是天上有个活了千年的老神仙，他非常寂寞，没人陪他说话，也没人与他戏耍，于是老神仙就变成白胡子老头下凡人间，想找个天下最漂亮的姑娘伢做他女儿，还要带她到天上去。他在人间找哇、找哇，一找就找到了这条汉水，后来又顺着这条汉水，又找到了桃花镇……

娇娇跟汉生讲完了这个故事，自己反倒当起真来了，好像那个白胡子仙人就站在她的面前，就要带着她白日飞升。她骄傲地对汉生说：“树公公要是神仙的话，那我就是它的女儿！”

“你要是树公公女儿，那我就是它儿子！”小汉生也不假思索就冲口而出。

“不行不行！你么样能当它儿子呢？我要是树公公女儿，那你不准当它儿子！”

“你能当他女儿，我为么事就不能当他儿子咧？……那你要我当个么事叻？”

“是呀，那你当个么事咧？”娇娇睨起她那双又大又好看的媚眼，偏着脑壳想了一想说，“你当个么事咧？我要是树公公女儿，那……那你就当树公公的女婿好不好？故事都这样说的！”

“女婿？女婿是个么事呀？”小汉生不晓得女婿是么事，疑惑地问。

“你呀，真笨！连女婿都不晓得？女婿就是……是……”娇娇说着说着纵身从树杈上跳下来，凑近汉生耳朵说，“我娘说的，女婿就

是拜堂成亲啦！晓不晓得？”

“拜堂成亲？你娘说的？”汉生似懂非懂，只是望着她那红扑扑的俊脸傻笑……

后来为娇娇立传的作者探究其中最初的缘由，推断也许因为这里有了树公公，这块无人关注的江上沙洲，便自然而然成了娇娇心目中的天堂。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跟他俩的愉悦惬意，还有他俩心照不宣的隐私隐秘，都紧密联在一起，而树公公就是他俩最好的见证人。

娇娇跟汉生常常在这里流连忘返，热了就钻进水里洗个澡，累了就爬上老树墩子歇口气，困了就躲在树荫下睡一觉。四周静悄悄的，除了身边黑豹，这里只有枝叶间的蝉鸣和芦苇丛中的蛙噪，还能望见翻着水花的河流以及不时划过的白帆。他们喜欢就这样在树公公怀抱里静静躺着，看天上飘过的白云，听教堂悠远的钟声，还有镇子里传来鸡鸣狗吠的声音。他们常常就这样酣畅地睡着了……

桃花镇虽小，消息倒传得飞快。公元1911年，汉口突然爆发的那场战事，很快就传遍了汉江上下。从汉口过来的船工绘声绘色地说：“不得了啦，不得了啦！革命党在武昌造反啦！他们不仅攻下总督衙门，还跟南下的北洋官兵在刘家庙打起来了！那些北洋官兵打也打不赢，于是就学起了当年周瑜火烧赤壁，放了把火用火攻，汉口硬是被烧红了半边天啊！那些跑慢了的船哪，都被他们抢去运枪支弹药了！……啧啧，你看那两江口的江面上啊，就连天上云彩都被火染得通红通红的，几骇人呢！连洋人的大兵舰都开过来了，差一点我们就……”

教堂门前的石梁上，镇上大人小孩围着刚从汉口脱险的船工，出神地听他们讲最新的战况。后来被称做“辛亥革命”的那场战争，虽然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可是改朝换代只是在汉口武昌插起了十八星五色旗，对桃花镇的人来说，除了把辫子绞了，日子跟过去没么两样。该撑船的撑船，该种地的种地，汉江很快又恢复了船来船往，而且比战前似乎更多了。

这个惊天动地的故事却过早地结束了孩子们的童年，无忧无虑



的日子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味，很快就过去了。汉江下游的大汉口，就这样走进了孩子们的脑海，激起了他们心底的无穷欲望。小小桃花镇已经藏不住他们躁动的心灵，他们期盼着快些长大，好顺着这条绵绵不息的汉水，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转眼间汉生长成了一个高高大大的英俊少年，不能再跟娇娇一起到处疯跑了。他爹王天保正思忖着要把一个重大责任，放到他儿子肩上。想当年，怪只怪自己为逞一时之快，却落了个终身为奴的下场；现在儿子长大了，他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

有船才能来财呀！凭么事只有姓常的有船？天保最大心愿就是有条船，一条属于王家的船！柜子顶层那存钱的陶罐承载着他的全部梦想，每当往里面叮叮当当丢进几块银元时，他就好像离那个梦想又走近一步。每每隔些时日，他都会把钱倒出来过细地数上一遍。虽说现在买船的钱还差不少，但天保相信，总有那一天，他会在自家船上掌舵的。现在最要紧是让他儿子学会驾船，熟悉襄江航道才行。他像汉生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名震襄江的好水手了。

一天晚饭后，王天保把汉生叫到跟前说：“儿啊！我跟你讲咧，莫玩不醒啊！都这么大了，再莫一天到晚跟娇娇那疯丫头到处瞎跑！她是么人你是么人哪？也不怕人笑话！下趟水就乖乖跟老子上船做事去！”爹爹还从没对他这样庄重地说过话，娘和舅舅还有弟弟妹妹，都一声不吭瞅着他，汉生就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心里既兴奋又紧张。

船队每次出航都是桃花镇的大事，镇里几乎一半的人都会到河滩看船队远航。只见河面上两艘双桅大帆船一字排开，常茂林和王天保不停地吆喝着，指点那些伙计们船上船下跑着装货，河滩上一片纷乱忙碌。汉生头一回跟爹爹行船走水，家翠免不了对他千叮咛万嘱咐。汉生一面连连点头胡乱应承着，一面又抬眼四下张望。

贞贞一晚上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稳，天还麻麻亮，她就悄悄出门，去了一趟桃花岭。昨晚上想了一夜，她要做顶最漂亮的花环，让她汉生哥戴着花环到汉口去。

岭上桃花正灼灼盛开。贞贞攀上山崖，钻进漫山遍野的桃林，